

寸草心

● 艾彤 著



廣東旅游出版社

草 心

艾彤
著



廣東旅遊出版社

出版社登记证号：(粤)新登字08号

寸草心

艾彤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47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7-80521-315-1/I-133

定价：3.70元

艾彤散文集《寸草心》序

沈 仁 康

我与艾彤相识，已有三十个春秋。悠悠岁月，仿佛一晃就过去了。三十个春秋沉凝下来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可是这“水”却象酒一样醇厚、永久。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知识分子都有许多的颠簸和坎坷。名气越大、年龄越大的知识分子的颠簸、坎坷就越大。我们是小知识分子，那时还年轻，所以颠簸、坎坷还小一些。不过曲折在所难免。等到近年静坐下来，想认真地搞点东西，却发现自己的双鬓已经飞霜，身体的某些部件也已老旧，运转起来叮咣乱响了。总之，当我们年轻力壮时，已记不起来干了些什么，当真正想干点什么的时候，发现已是老牛破车。人生是艰辛的、短暂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总想在这艰辛短暂中留下一点那怕是小小的贡献，双手捧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贡献也许菲薄，但代表一颗忠贞不二的心。

艾彤的散文集《寸草心》，行将出版，我为它高兴。应当说，艾彤创作的数量是少了，这《寸草心》是他第一本结集出版的散文集，真有点老来得子的味道。原因

呢，一半由于他始终是业余创作，在工作的隙缝间写得一些短文章，已属不易；一半是他自我要求严格，他在五、六十年代写的散文，除个别的收在这里外，都被淘汰了。作家对待自己的作品持如此严格的态度，是需要勇气的。果戈里不满意《死魂灵》的第二部，付之于火；湖南籍、旅美女作家谢冰莹也用焚稿方式对待自己不满意的作品。这些作家都是勇士，都是严于律己的人。艾彤多少有这种勇气。作品少是缺点，但精神产品重质不重量，精神产品要搞优生优育，一百篇质次的作品不如一篇质高的作品，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寸草心》集中收集的50篇作品，只有一篇写于60年代，大部分写于改革开放的十年间，这可不能不说是丰收的。这些作品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光明日报》、《散文》、《作品》、《随笔》等报刊，作品的精选，是有质量的。《寸草心》应当说是艾彤倾注了大半辈心血、情怀、抱负的作品。大半生心血凝结在字里行间，凝结于字行之外的空间，所以我捧起它，感到比别的什么散文集份量重，读着它们不免有一种敬意。

艾彤的作品，朴实中透出灵气，方正中有着变化，素淡中呈现华彩。他的作品面对现实生活，他努力想从生活中挖掘到诗意和内蕴，因而他的文章虽然短小，但是精悍，言简意赅，短小而有容量，有份量。他的文章长者不过五千字，大多数是二三千字甚至一千余字的作品。内行人知道，“长”比“短”好写，写“短”文章，就好比骑自行车看谁骑得慢，是要有扎实功夫的。因此，他

的作品读起来有余味、余韵，掩卷后还有一种叫人思索一下的力量。

艾彤在下笔之前，讲究构思，即文章的布局、起合、发展，仿佛在方寸之地，着意布置一个曲折迴环的天地。一篇短文如果不讲究构思布局，直叙下去是会乏味的。他善于写出跌宕、波澜、起伏来。以《雨花石》为例，二千字的文章写得有情有致，触目生情，先写到雨花台寻雨花石寻不到，立起一个疑案；再写拾不到便买，买了一袋很高兴，经人指点却是假的，行文多了一层曲折；再写雨花台曦园有雨花石珍品陈列，列举几枚真是神工鬼匠，天地奇品，从而联系到雨花石的形成，它的珍宝还有一层使人联想到革命先烈的意思，内容开挖得渐渐深刻；结尾处，写到作者得到的雨花石虽比起那些珍品有天地之别，但总是从革命牺牲地得到的，他仍宝贝地珍藏着，寄托对烈士的崇敬。作者的心绪从渴望得到石头，买得之又颇失望，通过对雨花石的了解，最后对不满意的既得也珍视了。一层层深入，一层层写去，使人有丰富感、层次感、起伏感。

艾彤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严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把每一篇短文当“千古事”来经营的，反复推敲、修改、重写，经旬经月。中国古代诗人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苦吟，也有古代散文家不断修改的先例。艾彤正是这种作风。他写《鲁迅墓前的花》，就如此。他在上海鲁迅墓前，看到繁花盛开，不但一一请教记下花名，而且翻阅了有关鲁迅的书达百万

字，知道鲁迅爱花，当年他的房里陈设过什么花，他逝世后安葬时许广平随棺放入一朵扣花……最后，他才写成一篇二千字的文章。写《寸草心》也如此，看到瞿秋白墓前一束束少先队员种的花，他便构思想写篇散文，前后也读了一尺高的有关瞿秋白的参考书，最后写成这篇短文。他写瞿秋白爱孩子、孩子们也爱他，他临刑时向往着开着鲜花的大地和希望。写两位巨人的墓前，又同写花，但又写得不同，给人以深邃的力量和震撼力。

文如其人，作品的认真、严谨与他为人的认真、严谨相一致。我读着艾彤的作品，总有一种感觉，他决不象有些“玩文学”的人那样，把文学当作游戏人间的道具，他的文章的每个字是从他的生命中、从他的灵魂中挖出来的，真挚而凝炼。

艾彤的散文也有缺点。他已形成风格，即创作上的一种定势，好处是自己肯定了自己，自己有自己特色，不好处是被它圈住了不易有变化。他的散文老练了，但往往缺少诙谐活泼的因子，过于老成，也不利于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寸草心》终于得以出版，我为它祝贺。

1990年10月28日

目 录

艾彤散文集《寸草心》序 沈仁康

乡 音.....	1
我的心贴着地图跳荡.....	5
寸草心.....	11
海瑞墓夜话.....	16
鲁迅墓前的花.....	21
岳飞墓前评说.....	25
太平军的后裔.....	30
鸟市漫步.....	35
石门蚝肥.....	41
故乡的池塘.....	48
北京的墙.....	53
梦 泉.....	58

柳之歌	62
一路春风	67
山村夜	72
过桥米线	76
勾漏洞寻仙	79
孤独的吴山	83
情系南岳	87
雨花石	94
且莫再说蜀道难	98
虎跑情	103
宜兴三洞	107
北海看海	111
蛇口今昔	116
小小沙头角	120
长城之恋	124
五月龙潭瀑	128
柳祠柑香	131
山城夜景	135
玉女潭小记	138
麓山红叶	141
似曾相识谢冰莹	144

翹首京华说黎丁	150
有朋自远方来	
——记几位来湛江的作家	154
当年她们正年轻	162
谦 嫂	168
灯塔老人	174
红枫颂	179
 广州湾畔一明珠	
——海滨宾馆巡礼	185
银河风情	190
鹤地水库走笔	196
雷州的西湖	202
剑麻之乡	208
硇洲香螺	214
硇洲石	218
虾塘写意	224
春海蜇潮	228
茶 趣	232
 后 记	238

乡 音

不用自报籍贯，只要一张嘴，别人便知道我是湖南人；湖南老乡更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我是哪个县的。我的乡音太重了。

我阔别家乡整整40年，两鬓飞霜，乡音却未改。是我对故乡太眷恋，还是我的舌头笨，我说不清。

我说的是湖南几种土语混杂的普通话。我在长沙、邵阳读过几年书，渗点长沙、邵阳口音，糅在生我养我的新化老家的口音里，也属南腔北调。

在部队9年，没有学会北方话；在广西两年，没有学会广西话；在广东30年，也没有学会半句广东话，这一辈子，看来我是扔不掉乡音了。

我的新化土语，至今还说得十分纯熟。家乡话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大约是1962年周立波同志来广东湛江，文学界开了个座谈会，他那略带益阳口音的普通话我听来格外亲切。我问他：你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山乡巨变》里益阳口语运用得那么生动娴熟，你还能说家乡话吗？他说：“一时可能说得不那么流利，但只要在家乡呆上几天，和乡亲们说上几句，就会记起来，就会说。从小说惯了的家乡话，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乡音常把我带回魂牵梦绕的故乡，乡音常撩起我对故乡的无限思念。北去南归，车过潇湘，乡音涌上车厢，扑入我的心扉，惹起我心头一阵阵难言的躁动，我情不自禁地喊道：“故乡，你的儿子归来了！”忘不了几次夜过长沙，车外的乡音把我从梦中唤醒，我扑向窗口，一张张陌生的又熟悉的面孔，再说几句家乡话吧，车轮带着我的乡思匆匆走了，乡音渐渐消逝在远方夜空。我长久地不能入眠，沉浸在对故乡无尽的思念中……

1967年冬天我偕不谙湘语的桂籍妻子去北京探亲，在衡阳转车，夜里，去叩车站附近的一家客栈的门。暗淡的灯光下，几个老者围着火盆，抽着旱烟聊天。乡音，久违了！我扑上前去，挤在他们中间，静静的，甜甜的，久久的，听他们闲谈，竟忘了冬夜的寒冷，旅途的劳顿，和站在一旁茫然四顾的妻子。

最难忘的是1983年秋日回新邵县坪上区长塘村的情景。这是1949年离开家乡后头一趟回家乡，和两个在南

宁、北京工作的也已30多年没回过家乡的姐姐和弟弟结伴同归。我在这秀丽的山村度过童年，送走20个春秋。当年离开这里时的几岁孩童，如今都生儿育女了。他们骤然见着我们，露出木然疑惑的眼神。我猛然想起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幼年时，在月光下，父亲教我辈兄弟姐妹们读过这首诗。那时年幼，印象淡薄，现在才觉得这诗朴实哀婉，富有情趣，亲切极了，眼前不就是那个情景吗？贺知章当年回故乡已86高龄，我比他少去30多，可也是乡音无改鬓毛衰呀！在家乡这几天，我放声地说话，恣肆地说话，见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说话，几天说的比过去几个月说的还多，我要补偿几十年没说的家乡话，我要试试我的家乡话的纯正程度。乡音是感情的交应，友谊的纽带。乡亲们先是惊讶，后是欣喜，称赞说：“你们离乡几十年了，没忘了家乡话，没忘了我们呀！”

归来时，从长沙乘火车回湛江。我又沉醉在长沙话的欢快激奋的氛围中。长沙话柔而脆，有韵味，读书时学会了几句，现在还会说，我又和旅客们搭上话了。“哪里客？”“呷饭了吗？”“冇得！”列车向南疾驰，离了湖南，进入广西，进入广东，乡音渐渐稀了少了，我心头像失落了什么，怅怅然……

我如此苦恋着乡音，几十载乡音不改，然而，乡音也给我带来过麻烦和苦恼。

部队掀起大学文化热潮的那阵子，我被推上讲台。

我的乡音常令学员蹙眉，念课文听写，同音字和别字遍纸皆是，讲课只好借助于板书，请汉字充当我的乡音翻译。文化教员多是湖南人，他们的普通话比我强，我恼自己的舌头笨。恼过一阵子不恼了，反而自豪哩！有什么要紧！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不是满口湖南腔吗？

莫笑我的乡音土，莫嫌我的乡音俗。乡音牵动故乡情，乡音萦绕思乡梦，故乡情，思乡梦，融入我的乡音中……

1990年7月8日

我的心贴着地图跳荡

40年前，我读中学的时候，地理老师是我们最崇敬的。全中国都装在他的心窝里。哪里一条河，哪里一座峰，不用查地图，稍一默神，便能准确无误地说了出来。他姓杨，我们背地里叫他“杨地图”。有一次，我故意挑我们家乡一个挖煤的小山沟问他：“金竹山在哪里？”他沉吟一会，笑笑：“以后，地图上会有的。”

后来，他去了台湾，听说在基隆某中学教地理。

每当见我的孩子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在《中国地理填充图册》上作填图作业时，我便想起我的杨老师。当年，我也象我的孩子一样，用五彩颜色在图册上涂着山脉、高原、平地、河流，在图

册上认识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图，不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缩影吗？

提起祖国的地图，我心头一阵不可抑制的激动，荡漾着骄傲和自豪的波澜！

远在清朝初年，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尚未开始，我国已在康熙皇帝的主持下，竭十年之力，完成了一部《皇舆全览图》。200多年后，上海申报馆出版了《中华民国新地图》。嗣后根据“申报地图”又出版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地图。

然而，翻开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至1949年，100年间，清政府腐败无能，蒋政权残民媚外，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烟台条约、伊犁条约等一连串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卖国条约。仅《璦琿条约》便把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割给了俄国……我们祖国的地图被蹂躏，被撕得支离破碎。

瞧！这张残破的地图上更是污斑点点。多少耻辱的地名沾污了我们的地图。藏北高原附近，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西方人名或西方地名命名的有50多处；沿海岛礁以西人姓氏命名的有200多处。马祖岛北部一个小岛便是纪念为镇压太平军的英国人戈登命名的。

一天，上地理课。黑板上挂着中国地图，杨老师指点着被割去的领土，指点着那西人姓氏命名的岛屿，哽咽了。同学们有的扼腕，有的啜泣，沉浸在无言的悲愤中……

雄鸡一唱天下白。新中国诞生后，废除了一切不平

等条约，那些侮辱性的地名也从我们的地图上抹去了，永远抹去了！

杨老师，你还在台湾吗？你还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指点祖国万里河山吗？挂在你心坎里的还是旧时的那幅地图吗？

想到这里，另一番惆怅，另一番苦涩，又涌上心头……

台湾许多文人以地图为题材写过不少作品。他们在地图上寄托对大陆故土的情思，抒发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望。

台湾《联合报》散文征文奖有一篇题为《在地图上》的获奖作品。作者林央敏。文笔优美，感情细腻，荡漾着一颗龙的传人的赤子之心！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们只能在地图上神游。“这张地图，他不知神游了多少趟、绘画了多少回，在纸上，在黑板上。撕去，擦去，但抹不去心里的憧憬与向往……”文尾一段，更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仿佛看见：“半夜，他摊开来，望着地图，把乡愁倾入细瘦的牛稠小溪，他的血液立刻泛滥了整个家乡，于是整张纸都晃动起来，有了生命。他伸指向地图一压，压住了20个春天，同时，感觉有一股温暖升上来。”我无法忍住滴出的泪水，我的心撼动了。

读台湾诗人余光中写的诗《当我死时》，同样被他那思念大陆的炽烈感情所深深感动。

“……